

速读

杨卫泽接见
南京籍伦敦奥运健儿

快报讯(记者 鹿伟 实习生 王振娟)昨天上午,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在市级机关大礼堂东会议室亲切会见了参加第30届奥运会的南京籍运动员,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欢迎南京体育健儿载誉归来,对南京运动员在伦敦奥运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祝贺。

据悉,南京共有11名运动员(约占江苏省参赛运动员数的32.4%)参加了本届奥运会,取得1枚金牌、1枚银牌、1个第四名、2个第五名和1个第六名的优异成绩。

杨卫泽表示,伦敦奥运会上,南京体育健儿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为江苏、为南京争光。他希望广大的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借助伦敦奥运会的热潮,积极地参与和筹办亚青会和青奥会,把南京建设成为亚洲体育中心城市和世界体育名城。

南京姑娘许安琪和队友在女子重剑团体项目上夺得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的首枚团体赛金牌,许安琪表示,“在这里先预祝南京举办亚青会和青奥会成功。”小伙子徐晨获得了羽毛球混双亚军,他说:“作为南京人很自豪,青奥会是四年一次,我感觉很开心。”

蹦床季军陆春龙
全运会后将主攻学业

昨天,常州市长姚晓东接见常州籍奥运健儿

快报讯(通讯员 陈炜 记者 张敏)伦敦奥运会上,有7名常州健儿代表中国队参加了蹦床、沙排等5个项目的比赛,获得一枚宝贵的铜牌和两个第四名、一个第六名的好成绩。昨天下午4点在常州行政中心天缘轩,市长姚晓东会见了这7名常州健儿。

北京奥运会蹦床冠军陆春龙在伤病的困扰下,在伦敦奥运会上获得一枚铜牌。陆春龙告诉记者,接下来,他还将备战全运会。而等全运会之后,陆春龙透露将会暂时以学习为主,“想进北京体育大学,不过还得通过考试才行。”

至于2016年巴西奥运会,陆春龙表示因为伤病的关系,参加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不过如果国家、省里特别需要,到时我也会考虑。”回忆本次奥运征程,沙排运动员薛晨表示,“有收获,但遗憾更多,下一届我们会更加努力!”

发布

江苏人均预期寿命
2020年达到78岁

快报讯(记者 刘峻)日前,卫生部发布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根据报告,中国东西部省份人均预期寿命相差多达15岁。

据了解,人均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地区居民健康水平的三项主要指标。江苏省人均预期寿命2011年已达到75.32岁。

据悉,卫生部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提出了10个具体目标,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民主要健康指标进一步改善,到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到13‰,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到20/10万,减少地区间健康状况的差距。

根据江苏省卫生厅有关预测,江苏人均预期寿命五年后将达到77岁;到2020年时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8岁。

“寻找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系列报道③

最近几天,现代快报刊登了“大屠杀又添新证言”的相关报道后,不断有市民打来电话,提供相关线索。李慧如和许爱华作为大屠杀的亲历者,向现代快报记者口述了那段历史。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

亲眼目睹大屠杀之后
经常会梦到刺刀向她捅来

再次讲起那段历史时,83岁(虚岁)的李慧如神情平淡。在这位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看来,那段无数次讲起的往事,已不再是痛苦、害怕或者怨恨,现在的她,宁愿做一个历史的记录者和传播者。“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躲过了大屠杀,却没跑过时间。”李慧如说,她是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位还活着的,她不希望这段历史被淹没。



李慧如想让更多人知道那段历史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 摄

躲进寺庙里,也没
能躲过日本兵的屠杀

1930年农历1月24日,李慧如出生在武定门边的菜农家庭,她是老三。1937年冬天,李慧如带着三个弟弟,头一回看到飞机。“当时人们都往难民营跑,但我爷爷说,谁也不许跑。”李慧如说,“爷爷说,咱种菜卖菜,日本人还能胡乱杀人?”

后来,在一些逃难者口中得知了日本人的残暴后,李慧如的爷爷、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和六个孩子,都躲进了武定门附近的寺庙里。李慧如说,小小的寺庙里挤了几十号逃难的老百姓。日本人进城的时候,李慧如还跟着几个稍大的孩子爬到山坡上看,刚一露头,一梭子子弹就打过来了。“我二姐拉着我就跑。”李慧如说,当她们跑进寺庙时,一队日本兵也摸上了庙门。

“我爷爷先冲向大门,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把他钉在门槛上。”李慧如说,再后来,一颗子弹打入了父亲的胸膛,她14岁的大哥也被日本人的刺刀捅穿。

当时李慧如躲进了一间厢房,与二姐和两个弟弟一起躲在炕上“装死”躲过了屠杀,李慧如的叔叔则被隔着衣柜门捅死了,婶婶躲过了一劫。“我们这几十个人就剩下了十几个。”李慧如说,在她所经历的大屠杀的第二天,菜地伙计“王长伯伯”被日本人绑在了一棵树上。“杀他的时候,让我们去看。日本人先割下了‘王长伯伯’的耳朵,又划瞎了他的眼睛,在一阵阵哀号声中,日本人把他开膛破肚。”

母亲被强暴,但为
了孩子坚强活了下来

后来,李慧如和她的家人被带到了一处洋房里,作为仆人,他们需要服侍这里的侵略者和侵略者的家人。李慧如说,在一日日的战战兢兢中,她度过了几个生日。

在一位年纪稍大的女孩被强奸之后,李慧如的母亲和婶婶也被拖走。“婶婶被糟蹋了几次之后就疯了,躲在水缸里不吃不喝,后来饿死了。母亲则坚持活了下来,因为她要养我们。”李慧如说,尽管活了下来,但母亲也因此染病。“十有八九是梅毒。”李慧如说。

在李慧如的记忆里,和平来得很突然,“感觉日本人突然走了。”随后,在母亲的带领下,李慧如和存活的四个兄弟姐妹一起,回到了之前的菜地与草房。“草房早就没了。”李慧如老人说,后来,她的小叔告诉她,舅舅和姨爹也被杀了。

老人的愿望是让更多
人知道那段痛苦往事

17岁那年,李慧如嫁了一个卖瓜子蚕豆的小贩,生了五个儿女,她幸存下来的兄弟姐妹也跟她一样忙于生计,他们谁都没有在意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个称号。

“我就把这些事情讲给儿女听过。”李慧如说,随着儿女慢慢长大,他们希望母亲能够有一个幸存者的称号。但因为不知道如何申请,几次打电话给江东门纪念馆,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也曾跟居委会说过,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李慧如说,前段时间,她的小女儿曾经想带她去一次江东门纪念馆,但老人突然骨折,也让这件事拖延下来。

真正让老人旧事重提的,是因为她几位兄弟姐妹的离世,“都是生病死的,死之前,他们也没有申请过幸存者的称号。”李慧如说,她现在想要把这段往事讲述出来,也是为了给自己兄弟姐妹一个交代。

老人说,大屠杀之后,她屡屡在睡梦中被惊醒,梦中,总是一把刺刀向她刺来。老人现在的身体并不好,高血压、糖尿病,而且腿脚也不灵便了。她说,自己还想多活些时日,让更多人知道那段痛苦的往事。

1929年出生的许爱华和1930年的李慧如年纪相仿,命运却截然不同——她的家庭在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后,保持得还算完整。战争结束后,许爱华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两张“参观券”,亲眼目睹了对战犯谷寿夫的审判。“我不想要任何补助,只希望,能把那段往事传承下去。”许爱华坐在自家小屋的床上,语速缓慢地说。



南京大屠杀亲历者许爱华 现代快报记者 李雨泽 摄

躲过大屠杀的她
目睹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前面的人被炸死,
后面的人踩着尸体跑

在许爱华出生之前,她的家就住在南京城南了,父亲许万荣能自己置办一手席面,这个家庭还算殷实。1929年4月15日,许爱华出生,她是老五。没有战争的时候,许爱华的童年分外平静,她6岁时,家人将她送至小学,然而,这种平静在1937年的冬天被打破。“日军的飞机天天在头上盘旋。”许爱华回忆说,机枪子弹扫过瓦片和炸弹爆炸的声音时常传入她的耳朵。

后来,许爱华做学徒工的大哥跟着一支部队撤离了南京,从此再也没有出现。两个年纪稍长的姐姐,也随着一位六合的亲戚躲到了农村。“就剩下几个年纪小的孩子,父亲带着我们去了难民区。”许爱华说,当时的道路上全是难民,日本飞机飞过头顶,扔炸弹,前面的人血肉横飞,后面的人则踩着尸体继续跑。

难民区,也有日本
兵进来抓人

在难民区,许爱华一家被安排在了一所学校的礼堂中。许爱华说,他们一家六口,分到一块床铺大小的空间。

老人说,当时给予所有人安全感的,是一位个子不高的美国女性,难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位瘦弱的女性,把试图闯入礼堂的日本军人挡在外面,但这样的庇护也有失效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有几个日本人从墙头爬进来,看到年轻的女孩就逮。”许爱华说,当时没有人敢反抗,但有人偷偷帮忙,把几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孩藏在了

床板下面。直到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赶到,日本人才叫骂着离开。在10岁生日的时候,许爱华和家人一起离开了难民区。

压抑了太久,观看
审判时感到畅快

后来,日本人投降了,许爱华才敢上街,她说,正是这样的日子,让她在看到侵略者受审时,才感到特别畅快。

1946年夏天,17岁的许爱华接过父亲递过的两张参观券,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食堂工作的父亲告诉她,这是审判谷寿夫的人场券。

识字的许爱华从报纸上早就知道,谷寿夫,是日本战犯,当时文人们给予他的评价是,“谷寿夫为侵华最重要战犯,尤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许爱华不知道,谷寿夫率领的第六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残杀中国人民的数量,仅次于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

这样一个恶名昭著的屠夫接受审判,让当时的南京人群情激动,大部分人没有许爱华这样的幸运进入法庭。“当时的法庭里,远远看到谷寿夫,他一直低着头,很少说话。”许爱华说,当时法庭里的气氛让人压抑,但每一次谷寿夫被大声呵斥或者询问,观看的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发出一声低沉的叫好。

不管是战争,还是审判,都已经远离这位老人很久了,如今的许爱华只是一个戴着老花镜,走路颤颤巍巍的八旬老人。老人说,她的故事,在之前,只讲给自己的儿女听过,现在她的同龄人渐渐老去,她的身体也大不如前,她有一个愿望,让更多人知道这一段普通人的历史。